

第三回 花社女春官三推鼎甲 客籍男西子屢掇巍科

人分男女慾偏存，漫道風流不可言。

三百由來傳鄭衛，聖人深意莫輕論。

傳曰：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。」又曰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慾存焉。」可見男女之慾，人有同心。故孔聖人亦曰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。」孟夫子亦曰：「知好色，則慕少艾。」即如大舜，他娶了娥皇、女英，後來南巡不返，崩於蒼梧。娥皇、女英思想他，哭的眼淚，漬在竹上，都成斑斑，這不是女相思的都頭。即如文王，欲配后妃，而未得的時節，至寤寐思服，輾轉反側，這不是男相思的領袖。然「相思」二字，出自大聖大賢，凡夫俗子未可輕冒。

然亦不能輕冒，此是為何？大約男子有幾分才色，然後可以慕有才色之女；而有才色的女，亦悅其慕我。於是彼此依慕而不得，則名曰：「相思」。女子有幾分才色，然後可以慕有才貌的男，而有才貌之男，亦愛其慕我。於是彼此交慕而終不得，則名曰：「相思」。若無才貌之男，無才色之女，亦欲效顰而為，反側思服之態，這直謂之浪蕩了。然有才有色的男女，彼此思而不得，且思而終不得，則相處大是苦事，此亦出於萬不得已。而滴淚成血，鬱情成病，原非古今佳人才子所樂從，亦非世間佳人才子所樂聞。故在下今述一佳人才子，慕而即得，不必相思，而能暢其所欲的，為看官們解一懷抱。

話說福建建寧府有一人，姓王，名蘭，字畹香。父親是個甲科，祇因幼孤，母親陸氏撫養，愛如珍寶一般。人材又生得脣紅面白，眼秀眉彎，就如粉捏成、玉琢就的。年紀到十五六歲上，聰明伶俐，大而詩詞歌賦，小而書畫琴棋，無件不曉，且無件不精。一時無論大小男女，若認得王畹香一面，就道是有數不俗的了。所以外邊稱慕他，起一綽號，叫做「賽西施」。然雖如此，那王畹香自恃才貌無雙，未免傲睨起來。心上立個主意道：「朋友非有才有貌的，不與相交。即有才貌，而非年紀相仿者，不與親密。」因此日逐往來，通是建寧府一班美少年。

那少年中，更有兩個出色的，他便與為至友。一個姓吳，名雅，字澹仙。那吳澹仙更是生得清秀精緻，衣服穿來，件件噴香。穿上半年三個月，不亂一個折兒，不染一點污兒。俗人在座，他就尋個事故，一溜煙去了。一個姓韓，名璧，字連城。又是一個古怪的。他才貌不必說，性喜清談靜坐，又酷愛花卉古董。家裏收拾三間書室，題曰：「仙仙窩」。窩中四時奇花異卉的盆景，排列滿庭；名畫古玩，排列滿屋。他二三知己外，不亂交一人。祇是閉了門，焚柱名香，烹壺香茶，展玩詩畫過日子。他兩個偏與畹香情投氣合。因此三人，你在我家談談，我在你家坐坐，真是寸步不離。

忽一日「仙仙窩」裏牡丹盛開，韓連城留他兩個小酌。畹香道：「我們對名花飲美酒，不可無詩。」三人大家聯句起來，畹香道：「就是小弟佔先起韻。」道：

洛下清姿百卉王（畹），亭亭玉立壓群芳（連）

日籠翠袖嬌生影（澹），雨潤朱顏粉膩光（畹）

一捻敢矜妃子靨（連），三句如挹令公香（澹）

東皇另有滋培在（畹），根撥應教勝洛陽（連）

三人聯畢，你讚我，我讚你。畹香道：「我今看起來，建寧偌大一府，其實求才貌兩擅的，再沒第四人了。今夜名花良月之下，我們結拜了兄弟何如？」連城道：「極妙，極妙！」於是跳起來，重整杯盤，向牡丹花下奠了酒，設了誓，各序年齡。畹香長連城一歲，連城與澹仙同庚，但澹仙十一月生，連城六月十五日生，長五個月。於是畹香居長，連城居次，澹仙居末。挨次同在花前，拜了四拜，設誓道：「我們兄弟三人，自今日始，不但生同居，死同穴，如貧賤富貴，出處患難，俱要同享，不可相背。如有背者，與日俱亡。」誓畢，那三人俱住在「仙仙窩」裏。

畹香道：「兩位老弟，我們這樣人才，自然為天下美女所愛的，但不可輕瀆了。後日娶妻房，同要揀個極美的，倘本地沒有，不妨在他州外府去。」連城道：「有理，我正有個願心，意欲要去完一完。」澹仙道：「二哥有甚麼願心，我與你完成。」

連城道：「有一個母舅，住在廣西潯州府。那潯州府風俗，與另處不同。別處男子尋女人，潯州府是女人尋男子的。他們更有個尋法，有趣得緊。」畹香道：「怎麼有趣？」連城道：「他們閨女到十四五歲，要先尋個男子過癮。過癮了，然後每年春間打扮了，到名山勝行遊玩，到尼姑庵裏燒香，廣採輿論，定個高下。才貌兼絕的，定為狀元；才貌全的，定為榜眼、探花；有才無貌，有貌無才的，挨次俱為散進士。先定了，然後擇婿匹配他。他們擇婿，更有個擇法。一年春間，結三個社，正月十五日叫梅花社；二月十五叫做桃花社；四月十五叫做蘭花社。正月十五梅花社裏，合城美女，俱在尼姑庵裏，以燒香為名，選看燒香的男子。其時先聘幾個少年孀婦為房師，極美者為大主試。這些少年男子，曉得的俱來挨擠女人，還中了，即著丫鬟請去。在尼姑庵裏，原各分了房，先試外才，繼試內才，得意了，然後送與大主考再試。又得意了，即記上題名錄，定個高下，以俟三月十五桃花社再考。那桃花社更妙，合城美女，依然來尼姑庵裏燒香，那些美貌才子，選過的不消說，還有不選的，依然混在中間挨擠，以憑美女的眼力再選。選中了，依然又請去。其時先精選定幾個名妓為房師，以才色雙絕的為大主考，亦各在尼姑庵裏分房，先試外才，繼試內才，俱無嫌了，然後送與大總裁，逐一再試。又無嫌了，那時大總裁即各送一物，或金扇、汗巾之類為贄，依然記上題名錄，定了第一、第二，以俟四月十五蘭花社會合。蘭花社比前兩社不同，這次合城美女，到尼姑庵燒香，俱同了母親及前兩社的大主考房師來。那時這些已選中的男子，俱打扮得齊齊整整來候。其時大總裁，即著丫鬟請進到各尼姑房裏。狀元會狀元，榜眼會榜眼，依次先會過，然後歸家行聘成婚。這是極妙的，我們要個美女為妻，豈可不去。」畹香與澹仙俱手舞足蹈起來，道：「有這樣趣事，怎麼不急去？我們如今就去，也還可以趕得來年春社會。難道我們兄弟三個去，不俱奪他鼎甲來受用受用麼！」

於是三人議定，各收拾行李在一處。在家祇說到廣西販藥材來賣，家裏俱信為實言，俱有一二百金一個作本錢。那韓連城道：「我兼去望望母舅。」三個人喚了船，別了家人，一路竟望廣西進發。

曉行夜宿，不上半月，到了廣西地面。連城上岸即去尋這母舅。那母舅姓劉，名輝，字吉光。他見外甥來望他，喜出望外，道：「外甥，我想得你緊，合家俱好麼？你為甚麼到這裏來？」韓連城道：「同兩個結義兄弟，來這裏賣些貨物，待來望望母舅。」

道：「兩位尊姓？」連城與他兩個通了姓名，吉光道：「就是尊友，也不消尋寓，竟住在家下罷。家下有一小園，在城北，幽雅可若，送茶飯又便」二人謝道：「極承雅愛，住園祇得要叨擾了。至於盤纏盡有，不消費心。祇是買貨要相煩來看看，並玩耍處，亦煩指引一指引。」劉吉光笑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

當夜吉光備個夜飯請他三個，因問連城向來些家常，並講些閑話。見他三個言詞瀟灑，面貌豐麗，笑道：「三位這樣美少年，怎麼出外擋風冒雨的做客？」又笑道：「可不聞少不入廣的話麼！」王畹香也笑道：「因不信這句，偏要試試。」吉光笑道：「當真要試，我這裏有個試的所在，似三位美貌，早晚出入要小心，不要在街坊幽僻處闖一闖，就要闖入迷魂陣裏去，就欲出而不能了哩。」

原來本地男人，有幾分才貌的，俱已入了社，人人曉得，不必說了。若有未入社的，這些社中諸女，使人各處緝訪，更使舊主試立個遺珠社，專收此等男人，俟來年春社考定，以便匹配的。其未入社之先，但憑舊房師主試，考試玩耍，所以吉光叮嚀這句，不想三個少年心性，正要他們收去。正是：

安排香餌釣金魚，誰識金魚愛香餌。

當時三人安放了行李，隨略買了幾件上細藥材。喫了飯，就在街坊上東闖西闖。不道闖到一個所在，祇見半村半野，一帶垂柳新荷，荷池邊露出一座朱樓，樓上紗窗開處，珠簾半鉤，下倚著一個極艷麗的婦人。年可二十左右，且自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：

牡丹頭，如雲高聳。蝴蝶鬢，似翼低垂。松花倩色軟紗衣，一捏身材斜倚。嬌滴滴，秋波一點。翠鸞彎，淺黛雙歌。尖尖玉手傍香腮，怎不教人心醉。

卻說婦人見了三人，似驚駭的一般，祇顧斜著俏眼兒看。三人見了，踱來踱去，也似個螞蟻嗅著香酥，沒法的看個不了。不道少頃，祇見樓上忽拋下一條大紅綢紗巾兒來，三人飛也似去拾。你扯我奪，樓上看了，大笑開口道：「不消奪。」又拋兩條下來，大家搶一條來袖了。那個樓窗裏的婦人，就不見了。三人正急得沒法，祇見下邊角門開處，走出一個丫鬟來道：「娘娘請三位相公說話。」

三個如聞將令，即隨了丫鬟就走，走到門裏去，一看卻是一個花園。進了門，一帶竹屏，走過竹屏，就是三間亭子。亭子中間，名花古玩甚是齊整。四邊俱種無數名種菊花，花上俱有小牙牌，記著花名，亭前有蒼松翠竹，木樨棚葡萄架，映帶左右。亭邊即接一座朱樓，四面珠簾繡幔，珊瑚鉤子鉤了。

三人方纔坐定，祇見樓上這女子下來相見，道了萬福，看了坐。又有兩個青衫子、髮覆額的丫鬟，捧四鍾茶來喫。那女子就對王畹香道：「相公高姓，尊居那裏？」畹香道：「小生叫王畹香，住在建寧府。前因同這兩位結義兄弟，這一位叫韓連城，那一位叫吳澹仙，在貴鄉學做客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可知奴家從不曾識荊。」韓連城開口道：「娘娘尊姓？小生三個是異鄉人，敢蒙錯愛，又承雅贖。」女子道：「奴家姓張，賤字靜芳，因前歲同社中姊妹推奴家做個大總裁，奴家也選過了本地多少美少年，已一一配與閨秀去了。其落選的，時在這裏鑽刺，希圖下年再選。奴家正恐遺珠難盡，特建此樓，名曰「採珠樓」，在樓不時細閱。適纔見三位郎君風流俊雅，卻又從未曾見，惟恐失了，所以先送一個贄兒，又著丫鬟相請一會，以為來年社中鼎甲之地。」三人謙遜了一回。靜芳笑道：「男子家不必是這等說，請到樓下粗點。」

祇見請到樓下，繡簾珠箔，金鼎牙床，又是一番光景。喫了點心，便喚了丫鬟，低低道：「取端硯玉版箋、兔毫筆、清煙墨過來。」開口道：「奴家素性極喜的，是細種菊花。所以今年收拾得幾種，惟有金雀翎、水晶球、二喬這三種尤覺有趣可愛，奴家看相公們如此秀雅，必善吟詠，意欲借此三種未開之花，先各求教一首，以慰渴懷，未識尊意肯賜教否？」三人道：「祇是俚言弄斧，貽笑大方耳。」又謙遜了一回。畹香道：「我們先佔個鬪兒，各做一種。」王畹香先拈了金雀翎，他即援筆寫道：

拂雲黃鶴羽蹁躩，偶落東籬破曉煙。

未向西風鬥霜葉，清姿已許傍金鈿。

那韓連城拈了水晶球，他也不假思索題道：

滾滾秋風起素塵，清芳誤惹白衣人。

簾前好護團團玉，拋與籬邊晉逸民。

那吳澹仙拈了二喬，他亦一揮而就道：

漢家銅雀已荒臺，陶氏庭前著意栽。

一樣秋光兩奇絕，雙雙俏艷待霜開。

三人寫完，將玉版箋送與靜芳。靜芳逐首細細看了一遍，不覺大聲的讚道：「真好詩！清新俊逸的，是王孟陶杜一流。歷年花社中，那裏有如此鼎甲麼？來歲鼎甲，隨你那個奪不過三位了。祇是不知那個閨秀造化哩。」因道：「奴家得了三位奇才，不敢獨叨諸美。」隨喚丫鬟低聲道：「如此如此說。」

祇見丫鬟去了半晌，兩乘轎子抬兩個美人來到，比靜芳更有一種綽約可愛，與三人各相見了。靜芳歡笑道：「人才難得，不道漏卻如許明珠。」二女笑道：「靜娘不枉社中必要推你做個大總裁，收錄遺才，這樣用心。」靜芳也不說別話，忙將玉版箋與二女道：「你看，年貌不必說了，即這詩與楷法，那一樣不該第一。不是誇口說，即歷年來，那一個鼎甲的才貌，趕得這三位的腳根兒。」那二女見靜芳如此讚法，即同去細看了，也嘖嘖稱讚道：「果然靜娘有眼力。前年鼎甲，那能如此。」

三人因他們讚得高興，便先問道：「二位娘娘尊姓？」靜芳道：「這位姓朱，字文娟；那位姓錢，字玉蓉。他兩位就是上年副主考。今日得了三位，特請他們來，大家賞鑒一賞鑒。」那朱、錢二女，各問了三人姓名道：「我們閱人多矣，從未見這等絕世的才貌。」又道：「不知明年那個閨秀造化哩！」

於是三女請三人到採珠樓上去，安排美饌，斟著香醪，論技談心，猜拳行令。王畹香有興道：「待我歌個草歌兒，你們聽。」張靜芳道：「奴家吹個簫兒合你。」畹香笑道：「要你合合兒好。」靜芳會意，笑笑道：「呈醜無妨。」畹香歌道：俏冤家，我愛你的龐兒俊。去了來，來了去，挨得我腿兒疼。卻誰知那多嬌，一見心先訂。儂愛我聰明，我愛儂風韻，兩下裏牽情，也將好向門前等一等。

於是張靜芳一眼瞅定畹香，韓連城攜了文娟，吳澹仙攜了玉蓉，各到採珠樓下別室裏去了。三對兒，各自雲雨，顛鸞倒鳳，美滿幽香，自不必說。

卻說酣睡了一夜，明日起身。張靜芳看了王畹香，祇管垂淚。畹香忙捧住他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靜芳道：「你如此才貌，我安心

願為你的侍妾，怎得你肯收我。」晚香道：「我尚未娶，我之夙願，要於閨秀中擇一才貌兼全的。如今閨女不可得，如娘娘這般美貌也罷了，有甚麼不肯。」靜芳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我昨日收你，本為明年閨秀選才擇配。我選了你，少不得有一絕色閨女與你為正室，但我雖是鬼妻，從來未曾生育，還可比於閨女。倘蒙不棄，收為側室，幸也何如。」

看官們，你道他為何如此說？原來廣西風俗，孀婦通謂之鬼妻，即欲轉嫁，再無人要的。所以這些少年有貌的，俱在花社謀做房師主試鬼混，以為閨女匹配的撮合山。晚香聽了，道：「我得閨女相配，你就是我大恩人了，怎捨得不收你。」靜芳得晚香許了這句，方纔收淚歡喜。

卻說文娟、玉蓉二個，與連城、澹仙各酣睡了一夜，起身同來見了靜芳、晚香，各自微笑。靜芳道：「昨日，我一日上得了三個奇才，別後試期尚遠，我們三個輪流作東相聚。」晚香道：「我們也要不時會會的。」

於是靜芳一心要覓絕色閨秀與晚香，收自己為側室。不題。

且說光陰倏忽，不覺臘盡春回。祇聽外邊眾人紛紛議論道：「新年裏，閨秀狀元，已定名喚情仙，榜眼名喚碧蕭，探花名喚輕紅。那王晚香三人，忙去問張靜芳，靜芳道：「新年裏，在大佛寺裏燒香，那情仙小姐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碧蕭、輕紅兩位，更飄逸艷麗，眾口一詞，無不道是絕色了。但不知那個兒郎造化。」又有名妓倩娘、瓊娘、惠娘三個，試他才學，又且詩賦兼美，我今再謀得目下梅花社大會，這情仙三個，就穩穩配你三個的了。」

於是鬼妻錢玉蓉、朱文娟各處稱揚道：「張靜芳果然眼力明，採珠樓上得個遺珠，教做『賽西施』，真正二十分才貌。」各鄉大家富室，聽這一片言語，就同推張靜芳復為主考。那朱、錢二女子，靜芳原派他為副主考。

正月十五日圓通庵裏，祇見人山人海，這些少年擁擠。少頃祇見無數轎子，通是濃妝淡抹，一班俊俏婦人，進了庵，燒了香，各各尼姑接進去，坐在小樓上，倚窗觀看男人。王晚香三個立在人叢裏，觀看女人。祇見人叢裏三個丫鬟，持了三把金扇，送與三人道：「相公請進去。」他三人不問情由，隨著就走。走到一個小園兒，見幾個俊俏婦人，看著三人笑道：「果然賽過西施，吟詠菊花詩又精絕，內才不消試了。」竟攜了三人到庵，各自進房去了。

少頃，竟各送至大主考、副主房裏去。外邊聞得免試內才的話，就揚言道：「今年考試才多遺，鼎甲本地一名不取，三名俱是客籍。又主試徇私，免試內才，難道我們本地閨秀，偏與別處人匹配？」因此外邊人言滔滔，或有的道主試先與他有私，或有的道須換主試再考。甚至有一班不曾與選的少年，要打進去。靜芳說了道：「另日再考，各人面試就是，不必羅唆！」一時幾個鄉紳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有一法在此，到三月十五桃花社大會，要在名妓中再推一人為大總裁，選一選，他們終是廣見多聞些。若果才貌雙絕，就是客籍也不妨。」

於是到三月十五日，果然又有無數妓女到庵，眾人依舊挨擠。晚香三人恃才貌，落得再看女人作樂。誰知妓女先推定三個名妓為主考，一個名喚蓮生，他是名妓中狀元，今取了大總裁；一個名喚細文，一個名喚純仙，他兩個為副主考。這些眾妓女，一哄多到樓中觀看，從公選關人才。那知王晚香、韓連城、吳澹仙，三個在眾人中直綻出來。那些妓女定睛一看，忙著丫鬟來請。他三個故意慢慢的踱將去。

眾妓女看他們臉皮，無不嘖嘖稱讚。及到樓下，各人相見了。眾妓女爭先攜三人到房中，試其外才。試畢，連忙各送與三位主考。那蓮生與細文、純仙各相見了。蓮生道：「請問三位尊姓大名？」晚香道：「小生姓王，字晚香。這位姓韓，字連城。那位姓吳，字澹仙。俱是我的結義兄弟。」蓮生大驚道：「可就是靜芳娘娘，採珠樓所得的賽西施麼？」韓連城笑道：「這就是王大哥的雅號。」蓮生道：「怪道梅花社裏，本地無人奪得他過。」因對細文、純仙道：「若要從公定鼎甲，這三位斷然不可移易了。祇是前日道不曾試得內才，以至輿論不服。如今明知三位是大才，祇得也要請教一二，以便寫定題名錄。」三人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個題目。」蓮生道：「求教個索郎歌罷。」取出三張紙條來，一個是索紅粉，王晚香即援筆寫道：

君言花勝人，人今去花近。寄語落花風，莫吹花落盡。欲作勝花妝，從郎索紅粉。

一個紙條是索花燭，韓連城看了，也援筆寫云：

為性愛風光，偏憎良夜從。曼眼晚中嬌，相看無厭足。惟情不耐眠，從郎索紅燭。

一個紙條是索紅枕，吳澹仙看了，也援筆寫云：

蘭房下翠幃，蓮帳舒鴛錦。惟情宜早暢，密意須同寢。欲共作纏綿，從郎索花枕。

三人寫完，遂同送與蓮生看，道：「呈醜。」蓮生拉細文、純仙同看，看了大讚道：「莫說今年，就是歷來那裏有如此才貌雙絕的？」三人又扯三個到小閣裏去復試，試完，笑道：「明日到蘭花社裏去，少不得還要我們幫襯。」

原來蘭花社，是定期四月十五日的。是日社會，俱是大人家閨秀向已考定了鼎甲，題名位次。是日來，又復閱了梅花、桃花兩社，所定的鼎甲。即憑兩社主考，及女主考，做個撮合山。狀元配狀元，榜眼配榜眼。是日吟詩作賦，大人家奶奶，俱領著女兒出來，看女婿成親會合。討了喜，然後回家去送聘，再擇吉成親。這是風俗不說。王晚香三人，巴不得到四月十五，要看閨秀狀元，並榜眼、探花如何妙的，共成姻事。

卻說張靜芳，打聽得桃花社裏，依舊原選了王晚香等三人，他快活得了不得。即忙備了四個盒子，去望閨秀狀元情仙。那情仙行年一十六歲，父親也是部內官。他生得異樣風流，異樣艷麗。見了靜芳，相見了。情仙開口道：「可就是住在採珠樓上的靜娘麼？」靜芳道：「正是，因說向在採珠樓，拾得遺珠王晚香，今年社中選中了鼎甲。明日小姐去看，可試我識人才的眼兒好不好。」情仙道：「我也聞得比往年大是不同，這多虧靜娘留心，所以得這樣奇才。」

靜芳謙遜了一回，且道：「奴家特有句不識進退的話，要先告過小姐。」情仙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靜芳道：「今年鼎甲在採珠樓上，已面許收奴為偏房，因此奴家極力薦他，做個鼎甲。如今自然匹配小姐，所以今日先來稟明，後日以便一處，不知小姐肯收奴家否？」情仙道：「若果然才貌雙絕，我也情願收你一處，以順其心意。」靜芳見允了，拜謝去了。

於是光陰如箭，不覺又到四月十五。是日情仙果然打扮得分外齊整，到了圓通庵。少頃，碧蕭、輕紅齊到，俱先坐在高牀上。王晚香三人，飄飄然走來，立在樓前。情仙輩看見了，心下轉道：「怎麼有這樣俊俏男子，我們本地那裏來？」

少頃，祇見倩娘、瓊娘、惠娘，與蓮生、細文、純仙俱到了。上樓齊笑道：「這個門生收得好麼？」情仙三個俱各點點頭。於是三個母親，俱各在頭上拔下一隻金簪，叫倩娘、蓮生送與三人為定，三人俱拜謝受了。蓮生道：「如今請到樓下坐。」祇見情仙與輕紅、碧蕭私議道：「我們若不先吟兩詩，教他和韻，他們便看得我們輕忽了。如今且不許他到樓上來。」叫丫鬟各將文房四寶，拿到

下邊，倩娘、蓮生看見道：「小姐要先親試你們的內才了。」少頃，祇見又有三個丫鬟，各持花箋一幅，上寫兩行字，一行道偶題蘭花，求足來韻。情仙寫道：

宜作幽人珮，偏生王者香。

王畹香不假思索，即續二句云：

所居在空谷，清質異群芳。

碧蕭寫道：

天賦三湘種，人矜九畹香。

韓連城見了即續云：

幽姿迴俗艷，逸性藹孤芳。

輕紅寫道：

葉舞高低翠，花飛次第香。

吳澹仙見了，亦即援筆一揮道：

春風過楚澤，燕尾剪幽芳。

三人續完，倩娘、蓮生即捧著，送與情仙、碧蕭、輕紅看了，口中嘖嘖的道：「美才，美才。」祇見蓮生、倩娘忙拉他三個，各到一個小小閣兒上坐著。然後先請王畹香，到情仙面前，兩個各施了禮。倩娘道：「真正一個是佳人中絕代才子，一個是才子中絕代佳人，再沒有這對兒配得好了。」情仙與畹香兩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心上喜歡得緊。蓮生即將門兒反鎖著，笑道：「少停來討謝媒喜紅。」兩個又拉瓊娘、惠娘、緬文、純仙，與連城、澹仙、碧蕭、輕紅撮合去了。

卻說王畹香笑嘻嘻，就去攜了情仙的手，情仙低聲道：「君今年幾歲了？」畹香道「十八。」畹香道：「小姐貴庚？」情仙道：「十六。」情仙道：「你是那裏人？」畹香道：「建寧府。」又道：「尊人做甚麼的？」畹香道：「也是科甲，因早亡了，所以小生同兩個小友來生理，一則聞得社中應試，定聘有趣，來觀觀場，不道有緣得遇小姐。」情仙道：「千里相逢，果是有緣。」

畹香就去拊了情仙，做個呂字。情仙低頭不語，終是閨秀身分，但憑畹香鼓弄。畹香亦善惜玉憐香，嬌啼婉轉，美滿幽香，是不必說。那畹香事完，忙將汗巾一條，金挑牙一事，遞與情仙。情仙即在手中勒一金手記，帶在畹香指上。兩個喘息未定，祇見蓮生、倩娘兩個開門討喜。一個竟在情仙袖裏一摸，將金挑牙汗巾摸去；一個見畹香手上手記，即便探去。畹香忙來奪時，他道：「我們去回復奶奶，異日成親後還你。」

原來廣西鄉方，於是日奪了表記去。直待送了聘，做了親，然後備了四盒禮，並封了月老禮金，兩個新人上門，親自取贖的。那情仙的母親，得了女婿，一天欣喜，同情仙回去了。

那連城、澹仙，一般也是這樣成事，遂同王畹香到寓所去，商議道：「我們三個人得了幾個佳人，又定得一頭絕妙親事，可不是天從人願麼。祇是如今要一樣送聘成親，在客邊那得這許多銀子使費？」

正在這裏要與劉吉光借代措處，不道外邊有三乘轎子來說，是要見王畹香三人的。他們即出去一看，乃是張靜芳、朱文娟、錢玉蓉。因靜芳一心要做畹香的偏房，攬掇朱、錢二人同來，各贈一百兩銀子。玉蓉來不及，又是靜芳湊足。當時三個共來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我們三人送些薄禮，助你成事。但前言決不可失約。」那王畹香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連城、澹仙也一般應允了。

誰知事有不測，至期送了聘，連城、澹仙與碧蕭、輕紅，俱做了親，將文娟、玉蓉各收來做了偏房。獨有情仙父親楊工部，他為前日督造皇陵，壞了聖旨，扭解來京，並拿家屬，聽候發落。是日正要準備做親，祇見縣官來到家裏拿人，一家門嚇得魄散魂飛，啼啼哭哭，俱提去上了刑具，限即日起身，將親事二字，撇在九霄雲外。急得王畹香無法可處，惟有捶胸歎氣。

卻說張靜芳得知，忙來與王畹香道：「情仙此去，必無好光景。我有個道理，我去代他，省得憂壞了他的身子，又愁壞了你的身子。我更有個道理，出脫了楊工部，那時回來，與你相見未遲。」王畹香道：「好便極好，祇是難為了你，我又放你不下。」靜芳道：「不妨，你隨我來。」

他竟到校尉船邊，先將銀八十兩，送與校尉，然後跪了細稟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小婦女乃是楊工部的嫡女兒。」指著情仙道：「這個其實是代我的下奴。他今日有病，恐路上當不起風霜死了，在老爺少了一名欽犯，反費老爺清心。況父母年老在途，小婦女也要親自看他，方放心得下。」那校尉得了銀子，就道：「罪不及拿。目下離去，不久自然放回的，你既自要去，放心前去，我們也不難為你。」當下即替情仙帶上刑具，就私囑情仙道：「如今路上同王畹香就到他寓所，草草成親罷。日後我若得回來，同住一處。」情仙道：「祇是難為你，我心上不安，此恩如何報得。」兩個哭別了。

那楊工部夫妻，見靜芳來替他女兒，心上甚是驚駭，又不好明言。祇見張靜芳私自來見楊工部，道：「我來代你女兒，一則為玉成王畹香親事，二則要尋個機會救你老人家回去。」楊工部見說救他，便謝道：「難得你這樣俠氣女子，祇是如何救得我？」靜芳道：「我已思量一策在此，我祇要你老夫人百金的好首飾，我就救你了。」那老夫人就接口道：「這盡有，若救得我兩人回去，便是重生父母了。」靜芳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拿來。」於是那老夫人帶來的，盡放在靜芳腰裏，靜芳道：「我先去京中與你打點。」楊工部道：「好去好回。」

夫妻兩人心上又感激他，又疑惑他舉動來得詭異，不知是真是假。祇見靜芳將銀子買囑校尉，求放刑具，先到京去了。他兩個又行了半月餘，到了京中，說聖旨已有寬的消息了。及至到三法司去問，祇見紛紛的說，皇陵損壞一案，這些工部官員俱削職為民，放歸田裏了。楊工部得了這個消息，不勝欣喜，但不知甚麼緣故？倒尋了一個寓，在京將息幾時，慢慢回家。

忽一日，見張靜芳來道：「到了麼？如今還要貓兒眼一粒，祇少得三十金了。」楊工部道：「卻是謂何？」靜芳道：「我先到京打聽，這本是工科給事，動壞老爺的。那給事是周閣老的門生，聖上一憑周閣老票本。我又打聽得周閣老極聽一新納愛妾說話，那新如夫人最愛簪釵首飾，被我竟到周家門上，用了五兩銀子，一個老蒼頭直領我進去。祇說兌首飾的，牙婆見了，他就將這些首飾送他，他見了滿心歡喜道：『怎麼無功食祿，好受你的。』又道：『那簪兒上，祇少貓兒眼一粒。』我道：『夫人若能納我父親白了冤，小婦女立刻買來送進。』他道：『為甚事來。』我哭道：『父親楊工部，年老在家，皇陵日久損壞，這是匠人之故，被工科給事一本提問。若夫人在周老爺面前討個方便，我得老人家回鄉，感激不盡了。』那如夫人道：『即如此，我與你說就是。』少頃，周閣老回朝，那如夫人細細說了，因笑笑道：『便總找我，這幾件首飾肯也不肯。』周閣老道：『既如此，明日票個著削職為民，不先他罷了。』那如夫人道：『不先他罷了。』那如夫人道：『不先他罷了。』

我，我如今要兌貓兒眼與他，還少三十兩銀子，不可失信與他。」那楊工部聽了，納頭拜謝道：「你不是假女兒，真是真真我的娘了。」千恩萬謝，兌銀與他。靜芳即走去兌來送進，完了這樁事。於是喚船同楊工部夫妻兩個回家。

那情仙與王畹香在寓中，成親之後，日日望京中消息，求神問卜。祇見一月，張靜芳依然同老夫妻兩個回家，細說放回緣故，兩人喜出望外。情仙對父母道：「我如今無以為報，情願讓正室與他。」靜芳道：「這等到不安了。」楊工部道：「這個報你的恩，也不為過。」靜芳那裏肯，於是你推我讓個不了。靜芳道：「如今我你外面有偏正之分，裏面祇當姊妹過日就是了。」於是始得相安。

外邊一時又哄動，靜芳出看。見蓮生、倩娘俱來候問。王畹香原與他們通過一言之的，且情仙又感激座師，並留他做了二娘、三娘，兩人也欣然從命。王畹香道：「是則是，當時我原與韓、吳兩義弟說，誓要一樣的，我不可獨享四美。必得連這緇文、純仙，並瓊娘、惠娘，一齊都嫁了韓、吳兩弟，我方纔過得去。」又是張靜芳說合，慫恿他成就了。於是三個美男，配了十二個美女，後來各人生了兒子，互相連姻，遂成秦晉，一時傳為異聞美事云。

[返回 >>](#) [風流悟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